

雄關漫道真如鐵：第五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參與心得

葉常泓

經歷返臺十日後的沉澱，我想終於到了一個適合的時刻，可以容許自己放膽地借用幾筆草寫，去有限地凝凍參與本屆研習營的個人「歷史記憶」。

參與本屆研習營的身心感受，我姑且借《老子》「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以轉譬之。「負陰」，乃每日皆以精殫力竭之體況結束；「抱陽」，乃每日皆以固本培元之心境開始；「沖和」，則是因為如何點滴受苦，便如何點滴受用。此亦誠如業師張蓓蓓先生所一再勉勵的，對蓄志作學者而言，天下斷無白作的工夫，但凡用心讀過的、聽過的、體驗過的知識，終究會轉化成學術的各種資據與境界。

難忘在南京夏爐烘蒸下的每次田野考察，我們大多汗透衣衫，濕而復乾，乾而復濕，幾乎是不斷挑戰書生文弱體魄之底限。至於每次室內聽講、提問、討論、報告及答辯，表面上是吹著冷氣「設座清談」，其實心底卻更不輕鬆。姑不論研讀及衍索文本資料時，往往延至凌晨三、四時許方寢（當然，這和我臨行前忙於趕撰博論，實無暇充份預習該些資料有關）；每次分組和綜合討論之際，亦需勉力調動平素所學，並盡可能融貫組員慧見，兼挈出他組所或未見。特別是在一眾講授名家的學力與風儀映照之下，我相信臺下的後進們很難不對自己現有的學術功架和前景，感到極大程度的焦慮。所幸者，乃這種壓力感的底層，蘊生的是另一股躡景追飛的動力，是假吾輩以年，則吾輩亦當對學界乃至人文社會繼有貢獻的深自期許——而我認為，這恰恰是任何治學者應當主動地、且持續地，去迎接並消化類似壓力的最好的理由。

本屆研習營在時代、學科、主題、材料、方法及時代等方面的「整合」取向，尤值一誌。粗計之，如：中古（六朝）／近世（明清）、文藝學／歷史學／地理學／數位學、田野考察／文本研讀、古典文獻／今人論著、歷史記憶（偏時間性）／地物結構（偏空間性）；細言之，則十天內我所吸收到的知識和工具，綜涵文學史、藝術史、疾病史、宗教史、經濟史、制度史、歷史地理學及其數位化、城市文化研究、物質文化研究、典範形塑乃至文化行銷等多者。尤其是通過聽講，更可感到上述每一項都濃縮了講授者對於一大時代或大現象的精華式的透解，並為後學揭櫫了循之繼探的可能，此非為吾固本培元而何？十天內我的聽講和田調側記，用掉了近兩本筆札，諸多細節自無需在此複述，但就每位講授者帶給我的重大啟發，各摘一二項：

1) 王德威先生：

A) 如何建構南京（或特定地域的）文學史？（可從哪些角度切入——作者籍貫？

作品題材？風格流派？隱喻歸向？當地人發動或影響的特定文化或學術活動？文學的古代史和現代史如何與該地有深刻聯動性？）

- B) 如何以文學的方式，去發現、重組乃至發明對於一座城市的記憶？
- C) 其實史家不外乎是在說故事，但文學家也會說故事——而且往往說得更好、更有自覺。

2) 胡阿祥先生：

- A) 一地「勝景」之汰選、塑造、組合（系列化）、題詠，及與「勝景」相關之詩文或圖象的流播管道和程度，如何影響城市（或特定地域）文化形象與意象的成立？
- B) 妥善利用某些看似無關學術的資訊（如由官方或民間發起的「x x勝景」、「x x老地名」、「新x x佳景」等評選運動）為證，以觀測城市文化地標之沿革、市民文化認同與美學風尚之取向、城市歷史記憶之生衍衰變等。

3) 陳剛先生：

- A) 歷史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的信息，如何透過數位技術與平臺而予以標記、再現、分享？
- B) 如何以區域地理為單位以理解歷史？如何分析相對大的區域與相對小的城市之間的互動關係？

4) 范金民先生：

- A) 經濟活動和制度，如何既反映又支配一區域之具體生活模式和抽象價值觀？

5) 劉淑芬先生：

- A) 以南朝建康與北朝洛陽為雙核心，如何進行二者在宗教性的建築、活動方式、社群成份的對比和互證，並以此折射南北二都或二朝之文化異同？

6) 李貞德先生：

- A) 特定地理環境和生活習慣所導致的地方疾病，如何影響選官、貶謫、軍事等制度？如何促生出對應於地方病的醫學論著或宗教活動？如何左右文學內容（恐南、詠病、自遣等）乃至文化論述（如混雜想像、實情與偏見的「南方主義」）？
- B) 對於文學研究者而言，應用醫病史的研究成果去猜解一個得病的作家究竟得的是甚麼病，恐怕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可能是探討該作家如何尋求各式各樣的奧援，及這些反應在文學史乃至文化史上的特殊意義。

7) 田曉菲先生：

- A) 如何從皇權再現、帝國想像、身份認同和歷史主義的角度，去重新理解和評估看似缺乏作者主體情志和社會關懷向度的一系列宮廷應制文章？
- B) 文學研究的本質和特徵，在得魚之際，不能忘筌。語言並非透明的載體，「說甚麼」深刻粘連於「怎麼說」，筌即是魚，魚即是筌。因此，亦勿將文學作品簡單地降格為文化史、社會史和制度史研究的附庸、資據和工具。

8) 程章燦先生：

A) 從特定文本中，觀測器物形制及其文化象徵、文體規範、歷史時勢需求之間的鐵三角關係和化合作用。

B) 對於某些兼具「物質」和「文本」雙重性質的作品（如碑銘）而言，研究的視角必須是「得意」而「忘形」，「玩物」而不「喪志」。

9) 大木康先生：

A) 人與城市、歷史的互動和傳寫，如何積澱成一城市特殊的「風情模式」？

10) 石守謙先生：

A) 圖象的各種細節所透露的，不僅是空間佈趣，更有歷史滄桑及作者心曲。

其次，我亦衷心銘感幾位導師的點撥：感謝王鴻泰先生、李孝悌先生貫徹始終的「脅之以威，誘之以疑」，不斷逼促我們狂踩體力和腦力的油門，若非如此，我們不可能發現：原來想像中某些難以跨越的極限，其實祇是暫時的、階段性的困境，假我以日則必可突破。感謝李孝悌先生晚宴時的兩杯勉勵酒，我自當戮力踵武本系林文月、廖蔚卿、王國璿、張蓓蓓、鄭毓瑜等先生的中古研究之緒，但望不忝前哲，不泯學統。感謝胡阿祥先生調動豐富的資源，為我們備至張羅飲食居息的種種細節。感謝本組導師羅曉翔教授，總是在溫言軟語之間旁徵博引，為本組的討論釐清方向、補充證據；感謝本系高嘉謙先生，每每在我困於無謂的緊張與失落時，及時提供許多實際的應解之方。

又次，感謝來自兩岸乃至日韓的菁英學友，你們的幹勁、靈思和韌性，讓我再次意識到：雖然一旦選擇治學生涯，便將一再面臨雄關漫道，蒼山如海的挑戰，但我們能從各自所學出發，一同跋涉並見證「山外永遠有山」的壯景，亦是難得之福緣。感謝閨密成大劉家幸，七年以來陪我一起出征各類學術場合。亦有幸結識本組成員清大徐淑賢、倫大戰蓓蓓、復旦趙瓊宇、臺大黃庭碩，且欣然重遇哥大孔令偉。淑賢的研究，向我展示了這個研習營的觸角所未及的世界，就是臺人在日據後與滿洲國、上海、南京等地的文化交流活動及其寓意；蓓蓓對明代皇室婚禮的考察，特別是對禮儀空間如何與生活空間分合、禮／制研究有何人類學的終極意義，她的好奇亦引動了我這外行人對這些課題的興趣；庭碩謙遜，卻能擇實而固執，見疑而窮究，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臺大歷史系的優良傳統；瓊宇對於游寺文本的興趣，則啟發了我近日將闢專文，探討特定的幾種古典建築空間，如何影響相關的文學作品在題材、結構、意象和歸趣上，與前者產生巧妙化合；令偉猶在臺大歷史系時，已與我在某門討論課上結識，當年他大三，作為助教的我則甫升博二。星移斗轉，我能在四年後與他重逢，並目睹他在學術上既在意料之中，卻仍令人驚喜的進境，我的感動是難以言喻的。我相信，以他精通漢、滿、蒙、藏、英諸語，勤於實地考察，敢於從多元民族和宗教如何與皇權進行複雜交涉的角度，去重新釐定明清政治史和宗教史的一些疑題，他不僅已然是本屆研習營上最具創見和批判力的一顆新星，也將會是臺灣（乃至超越臺灣）在相關課題上潛

力無限的專家。

又次，關於本屆研習營的籌辦，我亦有些淺議，姑列如下：

1) 除開幕和閉幕晚宴、每日早餐及便當式午餐（聽講日）之外，餘日之午餐（田調日）及晚餐，略為奢華，細察各桌用餐情況，多有剩餘。建議來屆研習營，不妨按簡便、衛生、營養之準訂餐即可，如是則經費可大為蠲省，或挪用至真正有裨於學術之用途。固然觥籌交錯之間，往往有助於玉成學術交流之美事，然實無需鋪張過甚。

2) 田野考察行程，略嫌迫促。對於有心細察實物，並按之對比參考文獻的學員而言，往往無法兼顧二者，若不想走馬看花，遂不免嚴重掉隊。而無法細察和比對，亦已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隔日晚間討論的品質。故建議來屆研習營的田調行程，不妨刪除一些已然高度商業化而失真，或是較次要的景點。

3) 幾乎是貫徹始終的分組合餐、分組討論，固然有助於組員之間培養默契、增深交流，然亦阻礙了與他組成員進行相同互動的機會。謹建議幾個可能的修改方式：A) 分組討論則可，分組合餐則不需強定；B) 或可每隔三日或五日重新分組。惟為免每次「洗牌」之後，組員難以重新凝聚默契與士氣，則仍可維持按組共餐之制。當然，這也需要帶組導師發揮更大的調度和整合能力。

C) 就對岸有年輕黨政人員（不在學員名單內）輾轉滲入各組討論，並進行某種記錄（內容不知為何），身為臺灣學員，我和不少同學皆有「政治試圖監督干預學術」之不適感。雖然我們並未因此而在發言上遮飾或扭曲個人的學術或政治觀點，但仍建議作為主辦方的蔣經國基金會及中研院，代為向對岸協辦方申明：其與會學員應一律按學術資格而非政治資格錄取。

最後，我謹以自己對研習營中大家反覆提及的「文史分合」問題的一點感想，作為結語：我想，無論文學研究或歷史研究，都是致力於測量實存與虛設之間的距離，破譯被埋藏在各種文本之下的密碼，尋找被隔離於特定文本之外的真象，這些都是文史工作者共同的理想。祇不過，文學家對於如何顯示、如何遮蔽、如何塑造、如何傳播真偽和美惡的文字技術，擁有近乎強迫症的執著和敏感。我們相信，文學研究對於「辭富山海」的翫味，完全無礙於「鑿懸日月」的同步透視。於是，我們擁抱這種強迫症，並借之成就了這個學科的本質、特質，以及我們自身。

天道酬勤，功不唐捐——與大家共勉。